

樂 響 交 園 田

作 德 紀 .A

譯 尼 麗

刊 叢 活 生 化 文

種 二 第

版初月六年四十二國民華中  
版八月一年八十三國民華中

刊叢活生化文

— 種二第

編主金巴

人 行 發

林 文 吳

所 行 發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號八弄一路鹿鉅海上

號五四一路國民慶重

所 刷 印

所 刷 印 活 生 化 文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准 不

樂 響 交 園 田

著 德 紀 A

譯 尼 麗

分五角五圓金價定

二月十日，一八九——年

雪一直落了三天，道路給封鎖了。我不能回到R——去，那十五年來我慣常每月領導兩次禮拜的地方。今晨，在拉·布萊維（註）教堂來聚會的，祇有約莫三十位信徒。

我就利用不得已的不能出行的暇日來回顧一下我是怎樣對於日特露德開始關心的吧。所有的關於那虔敬的靈魂底形成與發展的一切，我想在此完全說出——那虔敬的靈魂，我將她由黑暗之中救了出來，似乎是，祇是爲了敬與愛。祝謝天主，他信托了我這件工作。

1  
(註) La Brevine ——瑞士賴拉山脈谷中之一村落，屬奈莎德爾郡，人口約千餘。

兩年六個月以前，當我正由碩·德·芳（註）轉來的時候，一個我不認識的姑娘急促地跑來，請我到七公里以外的地方去，那裏有一個可憐的老婦人快死了。馬還沒有下套；於是，取了一個提燈（我想我在黑夜之前準不能回來），我就和那女孩爬到車裏了。

我深信我對於週圍的村野是完全熟識的，可是經過了索德奈農場以後，那姑娘卻將我引向了一條我從未經過的路上。在左近二公里的地方我認出了一個神祕的小湖，在我幼年時候，我曾在這湖上溜過冰。十五年來我不曾再到這湖邊，因為沒有什麼傳教的工作使我到這邊來；我說不清這湖到底在哪裏，而且直到現在也不曾再去記憶牠。而突然之間，在這赤紅而金黃的夕暮幻景之中，當我再一次地發現了牠，我彷彿祇是在夢中初次見過牠的。

路沿着水邊前進，橫過森林之一端，而終於繞過了一個泥炭坑。我確定我是從來不會到過這裏的。

（註） Chaux-de-Fond —— 奈沙德爾郡翁拉山谷間之一小市，人口約四萬，多新教徒。

太陽漸漸地沉下。我們在薄暮之中馳驅了好一會，最後，我底年青的嚮導指點了小山坡上的一間茅屋，這屋子幾乎看不出會有人住，如果不是有一縷煙子從屋頂冒了出來，在林蔭之中顯得蔚藍，而在金天之上變成黃色，漸漸地隱沒了。我把馬繫在近邊的一株蘋果樹上，於是隨着那少女走進剛剛死了老婦人的陋屋。

景象底沉壓，夕暮之靜穆與莊嚴，使我感覺寒慄。一個少婦跪在牀邊。那小姑娘，我原先以為她是死者底孫女，然而，其實祇是一個女僕，她點燃了一隻煙沉沉的燭，於是無聲地站在牀前。在長途之上我曾經設法和她的攀談，但是無法教她說出三句話來。

跪着的婦人站立起來了。她也並不是一位親屬，如我當初所料想的，而祇是一位隣舍，是當老婦人臨危的時候由女僕請來照料遺體的。她告訴我那老婦人沒有什麼痛苦就死掉了。於是我們一同料理着後事和葬儀。依着在這種邊區所慣行的例子，一切後事底安排不得不由我來決定。這屋子雖是這樣零落，但是，如果將一切委之於一個隣婦和一個年幼的女僕，我終是不安的。可是，在這破敗的居所裏面，難道還能有什麼隱藏的財

富遺留在屋隅之中麼……我能怎麼辦？但是我到底問了一問，那老婦人可曾留下一個後代。

作爲回答，隣婦拿起了燭台，指向爐邊的一個角落。在爐邊，我可以模糊地分辨出來，有一個人形蜷做一團，似乎已經熟睡了，臉面幾乎被那一大堆頭髮完全掩蔽。

「就祇有那個瞎眼姑娘——女用人說她是她姪女。好像這就是這家族留下的一切呢。總得把她送到什麼孤兒院去，不然我想不出她會怎麼樣了。」

這樣當面來決定她底未來的命運，真使我有些着惱；我害怕那些殘忍的字眼也許會給她帶來什麼悲感。

「別鬧醒她，」我輕輕地說，想教那位隣舍至少把她底聲音低下一些。

「啊，我看她倒不是睡着了！她是一個癡子呢——不會說話，別人講的她也什麼也不明白的。我清早就過來，差不多沒有見到她動一動。我起先以爲她是聾子，可是女用人說並不是這樣，祇是那老婦人自己是個聾子，所以從來沒有和她說過一句話，老實說，對

誰都沒有說過話的，除了吃喝以外就簡直不曾開過她底口。」

「她多大了？」

「大約十五歲吧，我想。我不見得比你更知道她一點。」

我並未立即起意要由我自己來照顧這可憐的被遺棄的孤女；可是，在我祈禱以後——或者，不如更正確地說，正在祈禱的時候——隣婦與女僕也都跪在牀前，而我也跪在她們中間。突然我感覺到上帝已經把這責任安放在我底頭上，除非我是卑劣的，我就不能規避這個責任。我站立起來，決意當晚就把這孩子帶走，雖然以後對她怎樣處置，以及給誰去帶領，我都不會計及。我向那老婦人底沉睡的臉面望了一會，她底嘴凹皺着，緊緊地鎖着，好像一個慳吝人底錢袋，從那裏面，什麼也不會漏出來的。於是，我轉向那盲女，給隣婦說出了我底主意。

「總比把她留在這兒的好，留到明天別人會來搬屍了，」她說。除此，什麼也沒有回答。

有些事情是簡簡單單地就做了的，並不會有人們所慣於捏造的種種奇奇怪怪的困難。從兒時起，有多少次有多少我們要做的事情却往往祇是因為聽見別人說「他不行的呀……」就這也做不成，那也做不到。

盲女如同一堆無靈魂的木塊給我們搬動着。雖然她底顏面生得也還端正，甚至可以說俊秀，但是却絕無表情。我從那屋角裏，通樓的梯子下面她平日所睡的蓆子上，拿起了一牀蓋被。

隣婦也慇懃地幫着我細心地把她包紮起來，因為夜晚是寂靜而且寒冷的；點燃了馬車上的提燈之後，我就趕着車走了，把那一包無靈魂的肉體緊靠着我底身旁，那一包肉，似乎是僅僅因為有那朦朧的溫暖感覺才知道是活着的。一路之上我想：她睡着的麼？多麼陰沉的睡眠啊！……然而，在她，清醒和沉睡有什麼分別呢？居留在這陰暗的肉體之中的靈魂，無疑地，是在等待着你的底憐恤之光明的呀，啊，天主！你允許我底愛也許能夠把她從這可怕的陰森之中解救出來吧！……



我真是擔心，當我回家的時候，我將如何去應付那難堪的歡迎。我底太太可以說是  
一所美德的花園；有時，在我們中間發現的那些難堪的時刻，我一刻也不懷疑她底好心，  
然而，她底自然的仁慈却是受不起突如其來的驚訝的。她是一位規矩人，本份以內的，一  
定遵守，本份以外的，也決不多事。而且，她底仁慈是有節制的，正如愛是一種有盡的寶庫。  
而這就是我們唯一的爭議的地方……

「看你又找了什麼擔負回來？」

她那晚一見到我帶着這小姑娘回來的時候她就已經存着的那種思想，就不自覺  
地隨着這叫喊脫口而出了。

和往常一樣，如果我們之間有什麼解釋，我往往先把孩子們揮了出去。孩子們，他們  
正張口站在那裏，充滿着疑惑，希奇，與驚異。啊，這一次的歡迎和我所希望的歡迎是相差  
多遠啊！祇有我那親愛的小莎洛特，當她明白了我在馬車裏帶回的是一種新奇的活的  
東西的時候，就開始跳着，拍着掌。可是其餘的從來給母親管束慣了的孩子們，却馬上使

她冷靜起來，規矩起來了。

也曾有過一會子大的混亂。我底太太和我底孩子們都還沒有見到她是瞎子；因此，他們也不了解我爲什麼特別留心牽着她。一路之上，我本是握着她底手的，而現在當我把她底手放下，那可憐的殘廢的女孩底怪異的叫聲真教我不知怎樣了。她底叫聲可以說不是人底；幾乎可以說是一頭乳犬底哀號。第一次從她所熟習的那構成了她底整個宇宙的狹窄感覺之中被拖了出來，她底膝股不禁頹然屈下了。可是，當我推過一把椅子給她，她却傾倒在地上，似乎是不知怎樣落坐。於是，我把她帶到爐邊，而當她蹲了下來，倒在爐邊，做出正同我在老婦人底茅屋裏所見過的那種姿式以後，她才稍稍恢復了一點平靜。在馬車裏，她祇是往下滑，滑到坐位下面，一直躺在我底腳前。我底太太這時，也來幫助我了。最自然的動作總是最好的；然而，她底理性却不住地和她底心地戰鬥着，而且總是理性佔了上風的。

「你打算把那東西怎麼辦？」等那女孩安置好了以後，她這樣問了。

聽見她那種「東西」的稱呼，我底靈魂都戰慄起來了，而且要克制一種憤怒的動作實在是困難的。仍然神遊着在那長久而和平的默想之中，我極力忍耐着，再轉向那些又圍了攏來的孩子們。

「我尋回了這迷失的羔羊，」我說，儘可能地莊嚴着，一手按着那盲女底前額。

但是，就是在福音書底教訓裏面，如果有不合理性或超乎理性的事，亞美尼也決不承認的。看見她正要反駁了，我就示意雅各和薩拉（這兩個大孩子對於我們夫妻間的小爭議是早經看慣，一無所奇的）把小的們帶出去。但是，對於這闖入者，我底太太似乎仍然有點不安，而且有些惱怒似地。

「你儘可以當她底面說的，」我說。「這可憐的孩子什麼都不懂得。」

於是亞美尼開始反駁了，她說她老老實實並沒有什麼和我說——她老是像這樣來開始她底長篇大論的——並且說她歷來就是諸事依從我底意思的，無論那些事情是怎樣純然不切實際，怎樣反乎一切的成例和常識。我說過，對於怎樣處置這孩子我倒

一點也沒有主見。我並不曾想到（假使想到也祇是很模糊地）我能不能把她安置在我們家裏；可是，我可以說，給我提起了這種意見的還是亞美尼，她問我可曾想到「我們家裏的人已經夠多了呢。」於是她宣言着，我一向祇是一意孤行，不管別人底難處，她說，在她看來，五個孩子已經儘夠了，說是自從克勞德生下以後，她已經弄得心力交瘁。而正在這時，克勞德就好像聽見了自己底名字似地，開始在搖籃裏大叫起來。

當她一路滔滔着的時候，基督底有些名言不住從我底心中湧到唇間，然而我抑制着自己，因為以聖書底威權來迴護我底行為，總是現得不大得體的。可是，當她宣告了疲倦，我却仍然慚怯，因為我知道有多少次我底輕率的熱忱已經使我底太太很難受。雖然這些斥責給我指示了我底責任之所在，但是，我却儘可能溫柔地請她想一想，假使她是處在我底地位，她也許會這樣做的。她大約也不會忍心將一個無靠的孤兒留在那悲慘的痛苦裏的吧；我並且說我深知養育這樣一個殘廢的女子會加增家庭底擔負，確是一種困難的事情，然而，我祇遺恨我不能有更多的幫助。到底，我使得她平靜一點了，懇求她

不要在這無辜的孤女身上加上一些她所不當承受的憤怒。我又告訴她，薩拉馬上就可以大起來，可以多幫一點忙，而雅各這孩子也無須乎怎樣去照顧了。總之，上帝給了我許多口才，幫助我說服了她；本來，我自己覺得，假使她有時間多想一回，或者，假使不是我把事情做得過於唐突，她一定是很可以自然而然地接受我底意見的。

計劃似乎是差不多已經成功，親愛的亞美尼對於日特露德已經變得慈悲起來了；然而，忽然之間，她底憤怒又回復了，較之以前還要強烈。當她掌燈去照一照那孩子的時候，她忽然發現一種不可言說的污穢。

「傳染病啊！」她叫着。「把你自已刷刷快去刷刷！不，不在這裏抖到外邊去！你會把什麼都給傳上了！上帝救救我們！孩子們都會給傳上了！在世界上我真沒有什麼比虱子還害怕的了！」

確實地，那可憐的女孩身上全是虱子；想到在馬車上面，那樣長久的時間裏我緊緊挨住她，我不禁感覺了一陣惡心。

幾分鐘以後，當我盡力細細地把我自己洗刷清爽以後，我再回來，發現我底太太倒在椅子裏，手捧着頭，哀哀地啜泣着了。

「我真想不到要你來受這痛苦的，」我溫柔地對她說，「可是已經是夜深，看也看不清楚了。我想一直坐着看火，讓那女孩可以在火邊睡覺。明天，我們可以給她剪掉頭髮，好好地給她洗洗。從明天起你可以看顧她，那麼這一切的恐怖都會過去的。請不要把這事給孩子們提起罷。」

是晚飯的時候。我底這位孤女把我給她的一盤湯貪饒地吃掉，我們底老女僕羅莎尼不住地敵意地瞪着她。晚餐是在沉默之中過去的。我很想說一說我底經驗，給孩子們談談話，激動他們，使他們感覺並且了解那種貧困得出奇的境地，使他們對於這個上帝打發我們來拯救的女孩能夠發生一種憐恤和同情，但是，我怕又會引起了亞美尼底煩躁。似乎我是被命令着來忘記這麼一回事了，然而，我們却沒有什麼別的事情可說。

一點多鐘以後，當所有的人都上了牀，亞美尼也丟下了我的時候，我看見我底小沙

洛特開了門，穿着睡衣，打着赤腳，輕輕地跑了進來。這使我感動極了。她走到我底跟前，將她底小手緊緊抱住我。

「我還沒有好好地說晚安呢，」她喃喃着。

她用她小手底食指尖兒指着那個睡得那麼天真的瞎眼姑娘。她很想在睡覺之前再見一見她。

「我爲什麼不能吻她呢？」她問着，很輕柔地。

「明天你可以吻她。現在別吵她罷——她睡着了，」我說着，就把她引回門邊。於是我坐了下來，一直工作到早晨，讀着書，並且預備我下一次的說教。

當然，我想（我記得）莎洛特在今天比別的孩子是多情一些的；但是，他們每一個，在她底這種年齡，也正是一樣——哪怕就是現在變得那樣矜持而且漠不關心的雅各……現在，他們似乎是彬彬有禮的大人，但是，他們不過是一些諂媚者與揶揄者罷了。

二月二十七日

今晚雪仍是拚命地下着。孩子們樂起來了，因為，他們說，如果要出外去就得翻窗戶呢。事實是，今天連門也給封閉了，要出去祇好從洗衣的地方通過。昨天，我被保證過村裏已經有了充分的食糧，因為，無疑地，這一嚮我們是會和外界暫時隔絕的。在冬天給雪封鎖，這並不是第一次，可是我記不起以前也曾有過這樣大的雪。那麼，就利用這出門不得的時間來繼續我在這裏所開始的記述罷。

我說過，當我把那盲女帶回的時候我並不會想到她在我們底家庭將佔一個什麼地位。我底太太底固執我是知道一些的；我也知道我們底房間不多，而且錢財也有限。一



半由於天性，一半也由於大的道理。正如我往往所做的事情一樣，熱心一發，也就顧不得這種熱心會有怎樣的結果了。到頭來，去靠賴上帝，或者是把擔子加在別人身上，那都是另一回事情。看來，我真是把一副重擔加在亞美尼身上了，是那麼重，使得我起先也有些驚訝。

我極力幫忙她剪那女孩底頭髮，這事，顯見她是很作嘔地做着的。可是洗浴的事情却不得不由我底太太獨力擔任了；我覺得我是逃脫了那最繁重而最不愉快的工作。

然而，在別方面，亞美尼却一點也沒有埋怨。似乎在夜間她已把事情想透，而願意來擔承她底一份責任了；她似乎還感到了一點樂趣，當她把日特露德裝束停妥以後，她甚至於笑了。一頂白帽罩在那剪了髮的頭上，在那頭上，我還加了一點生髮油；薩拉底幾件舊衣和一些清潔的襯衣代替了那些亞美尼早已投到火爐去的汗穢的襤褸。日特露德這名字是莎洛特選定的，大家馬上就同意了，因為我們既不知道她底真名，也無法查訪。她大約比薩拉稍小一點，因為薩拉上年的舊衣給她穿上剛剛合身。